



介石文集卷一目錄

秦安楊 燾元魯氏著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孫繼曾復齋

輯編

一卷

共二十七篇

四象說上

四象說下

慧劍說

右轉物說





何生植卉說

原命

藺相如論

呂后殺趙王論

細柳勞軍論

殺妾饗士論

重修秦安書院記

池陽王先生義行序代

桑靜溪先生懿行序

當亭學博臨川徐先生七旬音秩榮壽序代

榆塘蔡先生六旬壽序

李南坪先生家傳

樂川先生別傳

柳節婦小傳

馮氏族譜後題辭

彰節辭

吳雲五先生松濤吟館集題辭

從兄芹溪府君墓誌銘

胡燕賓先生墓誌銘

思菴高君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姪女趙孺人墓誌銘

顯考承德郎荊州府通判府君行狀

介石文集卷一

秦安楊 燾元魯氏著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孫繼曾復齋 輯編

四象說上

玩易四象而知一念之生滅一事之得失莫不有數之可稽有幾之宜辨蓋不可以不謹也七情未乖萬緣退聽念無隱伏事皆光明太陽之象也一私之起其端甚微是爲少陰則以本念猶足以自固而私念之不足以相奪正念尙強而邪念之無以相勝也故本念主而私念客正念內



而邪念外當是時也不知存是念者其戒懼於陰之不可  
 長而斬然為夫之決歟抑姑縱之以徐觀其後而馴焉為  
 姤之遇歟為夫之決太陽可復為姤之遇少陽斯成夫所  
 謂少陰者名為陰而實居陽四象之少陰在先以其為陽  
 中之陰大體不離夫陽也所謂少陽者名為陽而實屬陰  
 四象之少陽在先天圖中皆為陰卦則以陰為主而陽為客陰居內而陽退  
 處於外者也故方其為少陰也一私之起不過片念之偶  
 動無必欲遂之之心也從而決之如摧萌芽絕涓流豈不  
 甚易然而其勢則逆故用力雖少而機難決故始則一念  
 之動無必欲遂之之心也既思遂之姑聽事會之自然無  
 作而致之之勞也既作而致之無必欲成之之堅志也夫

思欲遂之與作而致之之介此天人決勝之疆場陰陽分  
 屬之轉關至於作而致之而尚不入於太陰者獨特無必  
 欲成之之堅志已矣且夫作之未有不欲成之者特欲成  
 之而非必欲成之是故其於作之也必猶有所分辨而不  
 至於窮其方而其於成之也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槩於忍  
 而就當人欲橫決之會不泯幾希之天良此則少陽之象  
 也當是時也不知存是念者其於厚夜沉夢之中忽爾發  
 晨鐘之省以為復之反歟抑其於瞎馬深池之旁縱轡揚  
 鞭墮然為剝之爛歟為復之反則少陽方轉為少陰少陰  
 漸復於太陽其勢既逆於途亦紆為剝之爛則少陰已成  
 為少陽少陽即入於太陰其勢既順於境又鄰處此之交



委心任運枚卜所就其將奚歸故前之爲少陰也決之則  
易而不能決機雖可惜其勢未至於甚危猶有餘地以相  
容也茲之旣爲少陽也反之誠難而不自反情似可原時  
顧不可以相假則以其數之旣窮也苟作而致之而卒不  
能留不必成之之一念以存根荄於垂盡以別人禽於幾  
希顧且曰太陰變而生少陽嗚乎已在輪迴一週之外矣  
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四象說下

又玩四象而知盈虛消息之機迭運於無窮則理欲之相  
尋苦樂之互根往復循環而幾無藏身之固以自托也當  
太陽之會七情未乖萬緣退聽此人欲屈而天理伸則樂

之至也二儀之理陽主散而陰主斂陽易亢而陰易伏故  
樂則神曠神曠則情易流樂則氣溢氣溢則心易逞故邵  
子詩曰真樂攻心不柰何此之謂也當是時也非屢經摧  
折於四象之輪轉而痛鑒夫陰道之不可以嘗試有以弭  
其隙而力持於未發之前鮮不於此肇履霜之覺者矣此  
則邪私之所起少陰之所由生也一私之起其端甚微而  
其根甚深其細如絲而不可絕也其附如贅疣而不可離  
也其脆弱如初生之笋而不可摧也其發如雲之蒸而不  
可遏其來如風之入而不可拒也因緣輾轉之間內外貿  
遷主客易位而少陰已變爲少陽蓋猶之少陰也由少陽  
而來者或可轉而爲太陽由太陽而來者勢必轉而爲少



陽則以神暘而氣溢優裕自得之餘不知陰道之可畏而方欲馳騫之以爲樂也是由盈而消之幾也猶之少陽也由少陰而來者勢必轉而爲太陰由太陰而來者或可轉而爲少陰則以趨樂而得苦支屈困敝之餘深知淪溺之可悲而方欲捐棄之以釋苦也是由虛而息之幾也嗟乎馳情於濁惡之中而謬指之爲可樂其得之者旣迷誤於海市蜃樓之虛幻而不知返而失之者復阨隘於鉤飾錯鍛之禁貫而不可脫必至數窮理極而始發天地之心嗚乎其已有不忍言者矣故太陽之生少陰也如地之生菌無根無種幡然其勃發爲惡所以如降也太陰之生少陽也如婦之生子雖人事之常物理之至順然非大決裂昧

死生而不可得爲善所以如登也吾願爲君子者毋以太陽爲足恃而不知戒爲小人者毋以太陰爲可變而不足慮焉也問者曰太陰不可爲太陽不足恃浮寄此生於輪轉之中其竟無善地以自全乎曰太極而已矣茫乎不辨苦樂之異趣淵乎不知理欲之分岐此老子所以觀無欲之妙而宣尼所以贊洗心之藏者也故至人無心不分善惡太極無象罔識陰陽

繼會按四象運行當與八卦無異若從中起則由少陰而太陽由太陽而少陽由少陽而太陰由太陰而復少陰卽先天圓圖左旋之序也若從兩邊起則由太陽而少陰由少陰而太陰由太陰而少陽由少陽而復太陽



卽先天圓圖右旋之序也篇中少陰轉少陽少陽轉少陰云云却是挨次順排舊無其說亦朱子所謂在人看得何如耳通其解者勿以二少不變相詫也四象之序當以從兩邊起者爲近理若依康節皆從中起之說推之卽當以二爲少陽二爲少陰於理方足而於卦圖更合矣

### 慧劍說

劍之爲體欲剛而用欲柔體不剛則斲用不柔則折所以成之者水火水淬之以成其剛火煨之以成其柔然水易爲剛而水之剛易折則火之有未至也火至煨之不加柔是謂卽柔以成剛火易爲柔而火之柔易斲則水之有未

至也水至淬之不加剛是謂卽剛以成柔故成剛於水不如成剛於火成柔於火不如成柔於水故順而成之爲凡器逆而用之爲國寶爲神物劍形而下者也故成於水火慧劍形而上者也故成於陰陽先天之陰陽卽後天之水火也陽剛也剛以成柔老陽之生少陰也陰柔也柔以成剛老陰之生少陽也氣有陰陽境有順逆生於氣成於境後天之順逆卽先天之陰陽也是故遇順則神恬恬斯夷夷斯靡陽以柔之之類也遇逆則氣動動斯奮奮斯摧陰以剛之之幾也柔之而靡是謂斲剛之而摧是謂折順而用之之所以爲凡器也順以成柔而制之以剛逆以成剛而受之以柔逆而用之所以爲國寶爲神物也故凡聲色



貨利如願之事適意之遭皆火也凡貧苦愁困非禮之干橫逆之加皆水也順逆不同所以成之者一也趨避之見可以不設矣

右轉物說

以剛感者轉之使柔剛不轉柔亢則必折以柔感者轉之使剛柔不轉剛靡則必委物以剛至承之以柔柔而彌剛是爲陰剛當受以剛剛乃轉柔其以剛至受之以剛剛彌剛是爲陽剛當承以柔剛乃轉柔物以柔至受之以剛剛而愈柔是爲陽柔當承以柔柔乃轉剛其以柔至承之以柔柔而愈柔是爲陰柔當承以剛柔乃轉剛

何生植卉說

何生者得異卉而篤好之旱以水沃之水之所濡爲地方四寸懼其溢而及他也周埴以壅之蓋根之所托不出四寸爲此偃鼠滿腹之計也然水未涸而卉卒悴以苑夫草木之所托者土也而其滋生以華且實者氣也是故土者地之質氣者地之精也土有町畦而氣無畛域是故一人之身形骸各異而血氣一也萬類之衆血氣各異而生理一也此聖賢所以會於一而民物合庸俗所以徇於異而骨肉離者也然托者土而生者氣故聖賢忘我而天下濟庸俗私已而舉足窮此林木所以不加灌溉而干雲日而何生異卉所以卒悴以死也夫植益卉者益之內非無土也卉之根非出於益以外也然而益之下必爲竅以通地



氣故人而能自為竅以通地氣則幾希之所以不亾也何生勉乎哉

原命

近世風氣無論奔走世務之俗漢讀書設道之清流大率都是胡做所謂胡做者不但是不合道理直是無關得失為之無益徒勞神思費日力所以說是胡做夫義利二字不是是非關乃是得失關不是邪正關乃是知愚關今人作為大率趨利利如何趨得向讀陸象山先生闡發君子喻義章可謂洞中時弊獨惜其未打穿後壁耳愚意此章與孟子求則得之章合看則孔子引而未發之旨表裏洞穿而趨利頹風庶幾可挽蓋古人重品格標以君子小人

之色目而惕然知戒今人重嗜欲必須打穿後壁剖晰下落乃始廢然思返如今俗漢趨利姑置勿論讀書清流也來趨利試思利在於富則聖人明說富不可求利在於貴則聖人明說得之不得有命命之一字多是世人信不過難說聖人都來哄人不成所以說趨義則得趨利則失趨義是知趨利是愚今人求富求貴一味趨利豈不是胡做要救正胡做惟有知命命字竟有難言處世俗信命與不信命率有三種而皆不能無弊不信命者胡作亂為無所不至是一種信命者百事坐廢任運自安是一種更有一種非不言命而惟日孳孳趨利不已日盡人事以聽天命惟此一種徧滿人寰愚以為要盡人事須聽天命知聽天



命方盡人事如何才算是聽天命人所盡之人事難說胡作亂爲都算人事不成此須先將孟子求則得舍則失二句看得分明還得確實信得過記得牢方許言命方有人事方免爲之無益徒勞神思費日力又須知君子喻義不但是喻其是非喻其得失且是喻其趣味古人云名教中自有樂地又曰樂天知命試思如何是樂其樂何在此處不致含糊方是喻義方許知命知命之後方好讀書今人說既有定數何必讀書古人說早知窮通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余嘗題書室壁間有辯得失於局中惟求在我置窮通於度外方好讀書此意不可不令讀書人知也

藺相如論

藺相如於危險之中出入生死以就功名此如繩技觚戲者然無險則不奇愈奇乃愈險蓋不惟所長在此亦所喜在此王弼州論相如浮率無足道卽龜山先生惜其有過人之材顧所爲如此其言亦未當夫相如以機變之才當戰國之際此則蛟龍之得雨而鷹隼之逢秋也使不爲此卽他無可効譬愛繩技觚戲者之巧捷也而重戒之以蹈險夫戒之蹈險又安庸其巧捷者是靳其謀生之途而錮之使餓死也得爲厚愛其人哉卽使厚餼之而優逸之絀所長而莫之展已非其所樂也或謂智勇材辯如相如謂他無可効信歟且卽出入生死不少懾使用得其所非大節不奪之君子哉予應之曰相如昧尋丈而較錙銖此



其智勇亦祇宜於戰國傾險之途耳如鸚鵡躡樹枝如履平地置之平地則踣耳其出入生死而不懾者彼蓋熟稔於秦王有所挾以鉗制者知其有生而必無死如高洋登三臺棟脊雅舞旋折蕭思話騎屋棟打細腰鼓問之兩人彼何嘗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乎威赫如秦王欲之所繫而黠者窺之遂受鉗制於匹夫忽喜忽悲束縛馳驟之不啻獼猴之狗丐者由此思之人可不知自重哉

呂后殺趙王論

漢高帝愛趙王如意呂后嫉之帝命周昌相趙以庇王帝崩呂后名趙王三反昌固拒之后怒召昌至復名趙王來酖殺之君子曰昌之難也以藩相之疎北面抗太后之尊

以存遺孤可不謂忠乎后之酷親見戮韓醢彭如劇蟻何有於昌嶄然拒之不爲忌不可謂不勇至其被名詣長安則人臣之分而王遂以此得死甚矣昌之難也雖然昌之事無難者特其爲謀之疎耳夫禍之發也無時而人之情善狃激倖於一日之不死卽以爲磐石之安方趙王之詣長安也孝惠帝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此皆昌所目覩者吾爲昌計與在趙之時拒呂后而不之遣何如在長安時請諸帝而早歸乎何昌之默默耶以昌之忠非不肯言昌之勇非不能言所以默無一言坦乎若袖手以待變者蓋亦有故彼直以爲惠帝慈仁有帝在卽趙王無恙嗟乎裸置嬰兒於虎側而託山靈以庇之



一日未噬卽爲襁褓之安乎甚矣昌之疎也或疑趙王旣至長安呂后忌昌趣之國因不及請是不然王在長安卽昌安得獨之國豈昌之忠勇能拒其命於名王不能緩其命於請王哉又疑帝爲后所制卽請之未必卽歸是又不然帝不能歸王安能庇王果爾則趙王之殺不待帝之出射矣且卽知不可而不得不爲者此臣子之至分也料其不歸而不之請則如料其不終而勿受任

### 細柳勞軍論

史載亞夫軍細柳文帝往勞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乃傳言開壁門成禮而出曰此真將軍矣余謂此以頌文帝則得矣爲亞夫美則甚誣夫殿陛之前武衛森列鼎鑊羅

布此有守正以犯威嚴者其捐生冒死以投誠於至尊者迹甚明也顧人主每仇視之軍營何地臣踞帷帳之安列劍戟之衛天子暴露於中野屏營不獲入釋此不罪而反褒嘉之嗚乎爲人臣者何憚而不靖獻哉而何慮於殿陛之前哉此有以知帝之賢也雖然此何以爲亞夫解夫天子至都尉之不納正也乃獨不可入白將軍乎不爲入白都尉之驕入白而不出將軍之亢今使布衣野夫率然懷九九以叩軍門欲見將軍陳策計顧乃閉絕不爲通且不可而况赫然鸞旂之臨哉爲恐不實耶卽宜嚴審詰察之烏有車騎節旄相繼至晏然閉壁而不問待詔節之下始見所謂將軍乎釋此不罪而反褒嘉之嗚乎由此言之亞



夫失之文帝亦未盡得也或曰亞夫蓋不宜若是先驅至尉或入白令未及下而詔使適持節至否則軍事嚴重其不遽納者蓋請節以伸信歟若然則是傳記之失也

殺妾饗士論

東萊有言待人欲恕論人欲盡張巡守睢陽殺愛妾以饗將士事殊駭聞後世或傳爲美談余謂睢陽節義卓然與天地不朽顧殺妾一事安可訓也孟子數世道之變一則曰率獸食人再則曰人將相食睢陽失守禍不過於獸食人巡之爲則人相食矣此在平人且不可况於所親殺所親而鬻食之以延垂拔之城於且夕之間嗚乎巡之心儻然日月爭光也而其事已不可訓矣事不近情聞之欲然

不安者自非一人當時已有論及者徒以睢陽據南北之衝睢陽存亡唐室之廢興以之事關至鉅未可漫茲異議也故其說湮沒不傳夫使一妾之死生繫乎一城之存亡而殺之而食之猶則可者顧一鬻之肉不足以飽睢陽之人一食之飽又不足以固睢陽之守不待知者而知矣妾之殺特以結將士之心而激三軍之氣嗚乎宜遂無術而忍出此耶或謂巡卽不殺妾城之陷旋就屠割何如早死而尚有所濟者乎夫妾死何足惜使他有不便殺之足爲睢陽利縱非其罪奚不可殺而食之此非人之所爲也巡志氣純固粹然無愧於古人其爲此舉蓋忠懇奮發一往而無所牽顧者事雖已甚要不失爲血性男子之所爲使



後人效之而或濟之以刻薄之習將恐骨肉相殘以就功名者其禍可勝道也哉

重修秦安書院記

秦邑之有書院始於乾隆十年山左牛真谷先生捐俸創爲之而其地實居縣署之東偏今毗學署之東者後令胡公奠域於乾隆戊辰移置而增廓之者也嘉慶丁丑莘畬先生以蜀中名儒恭膺

簡命蒞秦安以爲化民成俗教學爲先下車謁廟畢遽趨書院則規制雖存而頽落已極由門塾至堂奧風披雨漏幾無可容膝處爲憮然者久之卽解行橐並孚號於邑之好義者共得若干金徵邑士之賢有幹畧者得路熅王

樹蘭党維藩張文炳四人而委之植其因而新之者講學之堂堂下左右之二廡其改而拓之者函丈堂堂室棲士之舍及門屏塾屋其剏而置者丈室東西廂講堂左右棲士之舍若干間而別成小院各爲門以屬堂之後於是翼如奧如堂宇軒豁而遽舍幽潔至於庖厨之瑣細無不秩然各備焉鳩工於丁丑之五月歲事於戊寅之四月而顏之曰景權書院蓋邑前賢有李唐權文公者用志景仰並勵後學而邑中懽然咸欲樹碣爲頌美之辭以永其傳南邨楊燾語衆曰東坡有云物之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計自書院之創始至今尙未百年耳中間補葺乾隆辛巳則有山左冷公文煒乾隆辛丑復有關中申公宜吉距今



才三十餘年而頽壞已如此計自今以往不數十年其廢與興已轉望於後之賢令尹而先生所爲勤懇以惠我人者轉瞬之間不且如烟雲之過眼惟賴從學其中者鑒於事之易廢而難興悟於業之難成而易墮日增月益不致荒落庶幾由文章而充之爲經濟由事業而要之爲名節由行誼而歛之爲性情進足以取重於國家而徵氣運退足以觀感於鄉黨而厚風俗其發名成業不啻與前輩爭光烈而使後之景仰者追論所由以爲書院之設信乎有關於風教而非奉行故事以爲粉飾之具則先生此舉乃真足不朽所以慰籍先生者在斯所以頌揚先生者亦在斯也區區辭說奚當焉

池陽王先生義行代

道光壬午之初冬客有自當亭來者具儀物甚豐腆踵門謁余乞爲文以誦懿德問懿德者誰曰池陽王掄秀先生問屬何戚誼則曰無有也問與公有厚交乎曰不相識然則爲夫生之輾轉相牽引者乎曰亦非然余園視而大駭焉夫相去千里以外非親串與素交遊並未及謀面之人然則所謂懿德者於何而得之客乃從容謂余曰初嘉慶丁卯吾伏邑之赴秋闈者甫抵省垣見揭帖西城門外曰凡有伏羗應試之士所需卷價業行給發祇應按數報名免出各費衆皆愕眙不知所由來延訪久之遇池陽友生乃知其爲掄秀先生所爲也蓋先生家素豐裕有分貲商



於伏羌者因爲此以禮伏邑之士時於中有謹厚者卽欲  
走謁面謝之旣迫於俛遽且池陽距長安近百里憚其跋  
涉旋復中止自是以來每科遂以爲常比今壬午凡歷九  
科率如此而伏邑人士卒無與相謀面者乃至音問未通  
而先生行之不衰也前者嘉慶戊寅先生遣客持白金三  
百入伏邑書院爲諸生助膏火之費於是邑中人士感其  
意乃始賚書申謝並乞示平生行畧將編次成篇書諸步  
彰以新厚誼前後數往反而先生峻拒不得請其不近名  
又如此某等樸遯寡文旣不得其梗概雖家世亦無所稽  
考但聞諸池陽客以爲前明端毅公之裔簪纓累葉於今  
未替實則世次相承不可得而具詳也但邑中咸呼爲天

官家爲足徵信云此如居秦漢而溯羲黃非如龍門  
輩遂無能爲點筆者側聞吾子工文而好義發潛闡幽夫  
非當世太史之責乎用是懇請非惟抒吾邑之忱蓋亦吾  
子之分應爾矣余聞之不禁改容而謝曰有是哉東坡有  
云人有捐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至哉斯言蓋  
卽孟子讓千乘之國而見色於簞食豆羹者此惟好名盡  
之矣計掄秀先生之所費統前後數之不能至千金顧千  
金可捐而破釜之失聲難免也先生之不近名正先生之  
不失聲於破釜哉此其誼城高而其量爲尤不可及矣直  
書而存之一節足以空千古何庸呶叨繁絮爲乃納其儀  
物而具書之如此不書索文者所以倣先生之善藏也



介石文集 卷一  
桑靜溪先生懿行序

余讀漢書班超傳歎其以一介書生率然投筆事戎軒卒能立威萬里外翰墨之中何常無韜畧後見歐公書乘憚雖未雄飛不得與定遠爭烈其英犖卓絕固亦仲升之亞歟顧二人者於家庭孝友之間無聞焉蓋以英卓之畧兼庸行之敦古人已難言之矣若我靜溪先生有異焉先生故吾邑中望族也自其尊人質庵公世以孝友著聞里黨間初桑氏中式微質菴公以奉親致養廢詩書私常邑邑不自得則詔先生兄弟曰吾以家貧失學墮世業吾末由自贖幹吾蠱者其望汝諸昆季哉由是先生奮於學未幾與厥兄伯餘先生相繼游於庠遂復詩禮之舊云先生事

親敬兄凡榮生哀死無在不以禮自盡其繼述無形默成遺志如營構祠宇妥先靈於姪輩之夭殤者或擇賢宗族中或自命其嫡孫俾皆爲之嗣族中貧乏頻周卹之無廢業尤其彰彰較著者此其家世所傳者然也然而負性沈毅有幹畧臨大事猝出意外不爲動嘉慶庚申川匪逼甘境先生偕諸鄉紳築堡砦未蕝事而賊突至衆惶悸立潰先生督就缺處設木柵率衆環守賊畏其嚴整遽引去合堡獲全是役也微先生幾致漂杵之慘矣鄉人啣感鳩衆榜其門以誌不忘焉嗚乎先生其雍邱之後裔哉若其內行醇美微柔懿恭前後如出兩人者此定遠之所遜謝况下焉者乎當時大府聞之咸引重上其事於朝蒙



賜六品職銜褒寵之亦榮哉獨惜其行於家者猶未盡表也余愧乏史權不克闡發幽光於無窮景仰芳躅謹序而榜諸家以俟後輜軒焉

當亭學博臨川徐老先生七旬音秩榮壽序

代

古者學校無專官學校之有專官始於漢武帝時因文翁之典蜀大興文學乃令天下郡國皆置學校官甚盛事也獨怪學官未置之先文翁以郡守之官躬兼師儒於政事餘間倡率督課乃能使巴蜀荒繖競趨風雅至詣京與齊魯學者相抗衡於後被其化者遂爲建祠崇奉於無窮何其聲教之易訖而入人之甚深也及學官旣建越今且千餘年矣任其事者約計不下數十餘萬輩此數十餘萬人

者他無分任專以督課學校爲職守意其效之著於士林者宜何如醇郁卽多士之感激於學官而俎豆尸祝於無窮已者又豈但如文翁之於蜀已哉竊常考之史冊其以學官報最者又何寥寥無足當指數此甚可怪也嗚乎觀朱子漳州教授廳堂記然後知學校之難爲也若當亭學博徐端人先生可異焉先生武功人以乾隆丙午登賢書自戊辰後歷任邊學六七年大府察其能於嘉慶甲戌以堪膺民社具表聞需次之暇借補伏羌學博伏邑鞫某黃某兩先生後士多失學科名寥落先生至整躬率物矻矻不知倦邑之人初謁見洒然覺有異咸相走告謂得賢長官久之以爲賢



師保繼則謂賢父兄不啻也而邑侯光山魏公尤雅推重之邑故有朱園書院遂延主講席考書院自唐宋以來皆與學校分先生以格於功令意不欲就而魏公難其任卒敦致之由是文運蒸然掇巍科者纍纍不絕書比今壬午凡六載先後獲雋者五人副車一蓋前此所未有也會先生以遷秩去又年值古稀之慶邑中耆舊相率爲華封之祝以誌感戴而介頡君儀廷越境來徵言於余余因進頡君而問之曰學官之曠職久矣如先生者何以得此於伏邑頡君再拜進言曰此不難知者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如朱子之記漳學以爲率屬化服使之躬學問而蹈繩槩必本於反身而後可以不悖於所聞先生

故以孝友聞三輔經師人表鄉里被其薰陶者稱道之聲播傳於伏邑其教諸生所謂取之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日用倫常之外者而詞章科名特其後焉耳此衆人之所以難而先生處之獨易也余問之而瞿然曰然哉然哉抑學官之難猶不盡於朱子之說焉蓋凡權統於一故爲治易成任有所分則其勢多阻今重其任於學校而輕其權於師儒此所以益難爲也夫欲誘進之必先寵異之觀於文翁化蜀簡其有成以爲右職每出行縣邑益從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故一時見者爭以爲榮競求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今學官秩卑不足以相感激故自兩漢以來或膺民社及任封疆者作人之化時



見史冊求之學官乃萬不得一職此故耳今先生以區區  
未秩顧所成就已如此幸受知大府得以卓異被薦刻他  
時之奏績所以大其敷施仰承  
國家棧樸之化者必更有進焉士民之被澤益深且廣有  
不可以今茲概者矣計斯時也先生養宜粹而壽彌增神  
王氣善一如文潞公之居洛時小雅南山豳風七月稱觥  
而頌樂只者宜正在此時今日之舉特其嚆矢豈直如文  
翁之老於蜀已耶頡君聞而瞿然日然哉然哉即請具書  
而存之後有識者可以覆按知斯言之不誣云日唯唯遂  
書以覆伏邑諸君子

榆塘蔡先生六旬壽序

或者告余曰先生之矍鑠有道焉先生少負不羈頗縱達  
卒更修謹絕酒薄滋味屏跡北郊別野間每晨興作蠅頭  
細楷百十許傍晚遶村徐步五六里日爲率蓋積二十餘  
年於茲矣夫嗜慾深者天機淺故節飲食絕甘旨凡養生  
者皆知之至於過勞毗於陽過逸毗於陰二氣鈞調而和  
理出此司馬承禎之微旨非通造化之樞而妙變理之雅  
者不能也先生之登大年猶有壯容者其不在是乎余曰  
是則然矣然余自年三十後不飲酒頃家南村距城三里  
許而日就館於城中晨往暮歸日率五六里課徒作字日  
亦不下百十許此與先生不少異而衰羸若此則何也天  
機嗜慾之故存乎性情殊不可以跡求也先生生平介而



和愿而正其胸次悠然有存於攝養導理之外者所以先生跡可襲而先生之登大年猶有壯容者卒不可得而學也是歲六月六日爲先生攬揆週甲之良辰諸戚舊輩咸製錦爲先生壽余謂先生之壽未艾也故不爲頌壽之辭特序所以神王氣善者在此不在彼二十年後且更爲此舉余猶能隨諸長者後登堂稱觥以紀盛事將並序先生之行誼所以信友孚鄉里者用昭來茲焉茲不復縷述云

李南坪先生家傳

初嘉慶乙亥余嘗以事至當亭循北山而下坡臨渭水延望意興翛然忽得勝概焉則隔岸亭亭出水坪烟木蒙密中隱現瓦屋鱗鱗然其後南山蜿蜒羅列如屏障清渭

汪汪環其前望之窅然令人興遺世之想時友人高子依青方就館當亭適與共途次驟指謂余曰是名南坪此間修士李凝之之別野也故號南坪先生云余憬然曰有是哉先是故人孫子念菴嘗客南坪家數數道其爲人與神交者既有年倏焉如目睹又忽感於境地之幽絕遂怍怍亟動於心難抑也歸作南坪先生傳以遺其嗣君述使藏諸家

先生姓李氏諱兆燦字凝之性恬逸不嗜浮名家於伏羌東偏二十里渭水之北而渭南有勝地曰南坪先生樂之時往盤桓遂自托號以見意然先生非隱者也其上世有三澗公自前明隆慶間以明經起家仕四川大足令九傳



至先生世以詩禮相紹述太翁諱上選號樞亭昆季四人皆諸生而樞亭公以學使按試高等餼於庠先生自幼沉潛善讀書不幸多故仍以青裕終故先生非隱淪也亦非不遇於時托跡烟霞絕物以爲高者也志行修潔未嘗以崖異自鳴遇事恂恂如不任卒皆就理無遺憾與人接簡默沖和雖藏獲及子弟輩未嘗有疾遽之加而耕者益力於野讀者孳孳勉於塾鄉里咸爲嗟異歎服以爲不可及嗚乎此豈衆石中人哉然先生之卒老於青衿非不嗜名之咎也先生事母劉孺人劉故多病病卽柴立侍湯藥晝夜不離側沉綿牀第十餘年由是廢讀及孺人捐館先生年幾弱冠矣乃始伏案發憤四五年竟受知於學使陳湘

南先生拔置第一遂補博士弟子負然自此樞亭公春秋益高晚景自娛先生代之任家政不復從事舉子業時多惜之嗚乎先生之絕意於科名先生之伸情於倫紀也此所就有大焉者不足爲先生惜也先生天資樸誠樂任恤尤以孝友聞於時蓋樞亭公元配張孺人不久卒僅遺一女繼聘伍孺人生先生甫二歲而伍亦卒繼乃聘劉生屯益未周眸而劉又卒後復聘汪十餘年卒而復聘賈先生以一身歷事三繼母此人事之至變亦人情所甚難卒能盡誠盡敬委曲彌縫一室翕然無纖毫嫌隙聞於內外而樞亭公中年輒軻賴先生調獲多方曲慰晚節不致潦倒自傷者其用心亦無不至矣劉孺人之卒兆益方在襁褓



先生保抱求乳哺甚勤兆益啼先生涔涔泪落如拋珠左  
右見者皆爲掩泣不忍視里人至今傳誦之有姊適李氏  
卽張孺人所出也李氏故邑巨室中更水災家頓落其二  
子此儻不能自存負逋走四方先生代爲償逋而招致二  
子授書課讀與諸子同起居視之不異所生焉其他親串  
蔓延偶有孫子無依者悉力存撫類如此下及客作傭保  
皆被其周卹或捐貲代營婚娶或收養貧弱不使失所瑣  
屑繁頤他人矜傳爲盛節在先生不能盡書也雖其寄意  
邱壑類古陸沉者所爲顧其器宇淵深規模闓達敦行以  
承令緒樹德益滋以貽子若孫固與膏肓泉石沉匿枯槁  
以自終者不同哉

贊曰儒者多文少質自昔譏之南坪不言而躬行其有萬  
石遺風乎夫三代以還善事後母推王祥後少嗣響者奕  
世仰之率謂古今不相及是誠然已然此皆遭際所爲論  
者不察謂必彰母之酷以成其名此非孝子之心也南坪  
事三繼母恬熙雍睦或誦諸母之多賢而竊怪其接跡迭  
出於一家爲大不可解嗚乎此有以識南坪之微矣

樂川先生別傳

余於當亭頡君儀亭昆季爲世好少時聚晤長安嗚喙諧  
謔不事邊幅比歲甲戌以事至當亭館其家塾蓋契濶已  
十餘年羣從諷沓披豁道真久之儀亭俯仰詫余曰曩時  
意致犇放廢千牛何乃喑喑頓作老成狀與此間樂川先



生酷相似於時在座羣相笑歎以爲然問樂川者誰曰外  
舅李靈一先生因並述其生平乃至音容神致爲甚詳余  
心欽遲謂必古靜者流也叩以學問源流不可得擬且走  
謁徐罄其行藏遷延未及而先生已溘然逝寸心耿耿不  
能自釋謬爲傳以存之

先生姓李氏諱某字靈一樂川其號籍隸隴西之當亭家  
世儒素族中子弟輩率以髫齡廁膠庠者什七八歷試纍  
纍不絕書先生自幼恬靜樂讀書顧獨困風簷年旣長或  
諷引例納貲入太學拒不應遲至嘉慶辛酉始受知於山  
左宋小坡學使時年四旬有五矣嗚乎先生家豐於貲田  
園連阡陌凡意所寄托指顧可立辦自淺者窺之謂烏多

此寥寥青衿爲先生泊然於世味之外別有契心不以豪  
華爲足榮不薄縑素爲易厭此其風趣清尙未易爲流俗  
人言也自隸博士後不汲汲於科名終身未嘗一至京兆  
亦不見其伏案伊唔爲帖括之學而所居左右冊軸之外  
無他長物焉李氏於邑爲右族諸昆從行如冠屨來復諸  
前輩輕財重義好交游以意氣相傾俱爲一時所推重先  
生則穆然自守距宅北十數武北山之麓有林園雜木叢  
蔚構小樓其中終日危坐雖親串子姓造廬相訪謁罕有  
接其警欬者或固請不已曲折歷奧窾擊踞展拜畢寂寂  
相對漠然如子列子之遇南郭欲蘄一語寒溫不可得先  
生於昆季中尤與來復相友愛而一爲伉爽一爲清介意



趣不同乃如此然邑中人士無慮識與不識皆樂冠乙來復之踈通樂易而尤重先生之高古爲不易及云天水楊燾曰人自有真品雖極微宥可以考較而得之古今史體備列傳者不一局約其品類不難指數也獨於樂川頗惑焉謂獨行者流旣無畸趣異軌之務絕人也彙爲隱逸似矣然且循循爲文學以干有司方巾儒服比次於學使之門以伺進止而非沉溺枯槁於木石鹿豕之中以自遠於人羣者坦率非任誕虛恬異養生吾惡從而測之哉味其高致必有真賞而非如薄植者之可一望而知也此中有絕詣或庶幾其有合焉而直未敢遽信耳嘗從儀亭問見先生時案頭堆置皆何書意卽此可得其髣髴惜

乎儀亭之未及涉獵也疑以傳疑存之以俟有識者未敢湮設又何敢肆其揣度妄誣前輩以蹈誕謾之愆哉

柳節婦小傳

孺人姓柳氏父諱作梁籍隸靜宜孺人年十七歸秦安李某先生李故邑右族昆季魚魚擬一堂絃誦鄉里豔稱孺人顧獨麤糲自奉習女紅寡言笑泊然存韋布之風旣兄弟析居夫某遽捐館遺藐孤珍僅三歲相對愴然形影淒絕茹苦十餘年始娶媳陳生登昭而珍又殤越二載陳媳亦物故嗚乎杞婦喪夫敬姜天子此皆千古賢婦人何乃遭際屯遭求比中人不可得况舉二事合并於一人不足又益之媳茫茫彼蒼誰起屈子而問之登昭周醉失



不石文集 卷一  
三  
非前圖  
怙三昧喪母陳呱呱惟依孺人方是時家計且中落一切服用需籌畫始得孺人以恤緯弱嫠上奉衰親下哺孤孫服勤盡瘁終無怨歎之聲輦蹙之色視初歸處全盛時漠然毫無加損焉識者以是服孺人之量登昭稍長有幹畧善持家家運蒸蒸日益上娶某氏相繼生四子曰清曰浩曰某曰某皆英挺有家駒之望方孺人初適李氏勤儉慎默不類豪家婦人咸詫之及後此離且食貧而流俗無識者輩或疑無喪而感憂必及之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此古人所謂薄相哉蓋至晚節漸饒裕食指林林一變中歲之伶俦而孺人之操乃始取重於流俗嗟乎昔人嘗疑造物之有無矣楊燾曰以余所聞孺人前後綜而論之然後知

屈抑困折若故出力以擠之所以暴其不撓之貞風而卒培養滋息於垂白之年沒齒之後所以酬其不磨之苦節則信乎天道之非無知也孺人性嚴重處已接物凜然有不可犯者宗黨亦交誦以爲鍾郝之遺風善事翁姑生沒皆盡極誠信而要其大節在居貞大功在撫孤其他覩縷不能具述云

馮氏族譜後題辭

余編延川馮氏譜系既殷然其有感遂歎曰歷觀姓氏譜牒之書其分合絕續始終盛衰之規紛紜轆轤幾莫得而紀極矣約而求之則端緒起伏之所繫顯微修短之所歸又豈多乎哉昔橫渠先生著西銘言本親屬而顧推原於



乾坤何其於人事日用之切近謬悠其說托端於造化查冥之域哉此非無故也夫人必能舉念與於穆相通乃能與骨肉相屬與族姓相聯即可與萬類相感溯其本之所由始該以末之所終極則形跡之外聲臭之表化機賅焉識其說者淵然會西銘之微旨矣將引而伸之近自一命之修短遠及終古之廢興參稽驗決皆可循之而得也其離合絕續端在斯乎又奚拘拘姓氏之末云爾乎

彰節辭

彰節者何表蔡氏也蔡氏者何監生蔡某之女儒士胡某之妻也其節奈何蔡氏滅身以安姑以存遺孤其迹至微人莫知於是乎繫之辭以彰之也蔡賢而容早寡家貧自

七旬病姑外存二藐尙在襁褓無餘丁也枯心血指抽蓆九熊滿幾年亦既甘而安之矣會回匪蠢作焚掠肆延自分無復之於是具饌食姑飯兒畢如家園懸帶其樹而委之脰是爲滅身以安姑而存孤也古有存身以撫孤勞身以奉姑者矣滅身自全則可矣謂之安姑而存孤何是爲其迹甚微而人不知也蔡年則少婦也額則殊品也計賊之來其持何道以遇之蔡於時其操何術以應之其侵媠而逼辱之搶呼而唾罵之無疑也逼之而罵之罵之而怒之怒之而殺之殺之不足伸其怒卽又何道以繼之其刻姑而屠子無疑也是爲滅身以安姑而存孤也迹之微而莫知也此之所以戮而之獲免也或曰賊殊未



至而終未至也曰此非蔡所及圖矣預其不至而苟延焉  
又非其所敢倖也然則先賊而死之何如先賊而逃之曰  
逃之也逃歸崗堡男子引手將援之遽趨而歸斷臂之義  
也姑若子之歸孰與居崗堡之安已則歸而必偕之何嫌  
其無養也要之其所處爲已難矣此亦足告無媿矣

吳雲五先生松濤吟館集題辭

余沉蕕蓬蒿之間有年矣雖邑中親舊漠然不知其爲生  
死也歲癸酉雲五先生以官教於秦一旦策馬叩縛柴問  
袴襠之蝨而鄙人適他出歸家人爲語則色然驚幡然疑  
旣而思先生官卽早學行著聞公卿間平生於俛得志當  
時舉趾高者夷然如商太宰之視子圉顧乃問及鄙人此

雖非西河之拭玉已不啻伯樂之顧馬矣鄙人可以自慰  
矣則喜甚旣於此鄰胡志谷處見先生詩文讀之竟卷然  
後知先生之蘊蓄爲已深不禁迨然自笑也先生官卽卑  
不足用自効閉戶週歲秦士翕然莫不高先生之品重先  
生之學以至帖然化先生之教他時出涖民則誰陽卧治  
是足徵矣此其可慰者一也中年著述哀然已盈帙不數  
載當有等身書問當世遺後人此可慰二也初山右何蘭  
士先生以海內名宿官秦中尤雅重先生游揚於同列由  
是先生名噪甚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此可慰者三也及  
觀先生發於楮墨之間而形諸吟咏之餘者或且渺然欲然  
病其業之無成也皇然恐修名之不立也悄然悲詫如宋



玉張衡之多感也惆乎懷抱之難開而寄托之甚遠也豈若埴井之甃澶水一壑而充然自以爲至樂不足與窺東海也此向之懽然自慰者轉道然以自笑也抑又聞之不見不聞而成之於幽獨者已也俛得俛失而聽之於運數者遇也先生可以無憾矣程伯子浮雲堯舜事業其化激昂爲和平之根抵歟鄙人不揣感先生之意輒思進質於先生旣先生寄聲志谷囑爲序遂書之以應鄙語狂騃貽笑人間所不敢恤也

從兄芹溪府君墓誌銘

芹溪府君諱焄字慧齋先伯父鶴臯公爲余從兄者三府君其仲也伯父以明經仕府谷學博歷八載以廉能稱比

歸田宦囊蕭索不足以贍子孫府君自中年後奔走四方謀衣食一歲之中在家不滿兩三月如是荏苒至七旬餘始得結屋於邢村溪水之傍溪流溉田十畝許芹畦繡錯波紋榮紆顧而樂之遂自號爲芹溪云幼受學於次伯父晉亭公公宿儒有聲望持論甚嚴頗許府君之爲文間作詩歌亦多笑頷之然蹭蹬名場又困於貧卒以青衿終晚居邢村寡交游掩戶靜坐息慮凝神時或策杖溪巖興至命筆吟咏小詩以自適嘗爲村居四樂詩其目曰清流濯鬚槐陰晚餐秋崖觀瀑蝸廬臥雪而八兄漢三又賡間歌以補其闕曰春水灌畦幽林午夢樵逕聽歌茅簷曝背共成八景囑再從孫文錦繪之成圖而各綴詩於其上亦一



時之韻事也嗚乎府君資性澹逸蓋古靜者流直饑驅溷  
跡風塵幾沒世晚節始一見志然即奔馳囂塵時其靜穆  
之致卒未嘗以囂塵減也君善形家術周覽諸書精明賅  
洽所至爭仰事之如神明而鄉里若不相識者天下事多  
此類也府君生於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道光  
二年正月十一日享壽七旬有九元配路孺人繼配郭孺  
人皆先君卒路孺人葬於南郊祖塋之南郭孺人葬於北  
川峽口新塋之首子四長維墉次貞基路孺人出次綏基  
次奠基郭孺人出孫男鉞維墉出庫兒倉兒貞基出銀兒  
綏基出曾孫一轉兒鉞出卜吉道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安厝於南郊祖塋之南路孺人之左子山午向

銘曰跡如旋蓬任飄泊此心虛閒如埜鶴人重托跡高邱  
壑胸有邱壑任所託芹溪掇開真橐籥中有樂兮樂復樂

胡燕賓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氏諱來同字燕賓號蘭谷晚即所居號員川故  
邑大族先生近親無顯宦然自太翁某公以上凡十四世  
皆以明經相繼實邑中所未有也先生負靈敏初弄墨翰  
即能屈其尊長然嗜奇不規規爲繩削之文中年益肆每  
落墨奇思拘調觀者或至不能句間爲時輩所傳誦率非  
其經意而簡峭奇古已足空絕一時矣初受業於先伯晉  
亭公巋然空羣繼又從先君子遊每覽其著述未嘗不三  
復推獎目爲奇士然性豪邁輕視科名其文既不協於俗



又素薄爲聲病標榜之說早歲絕跡長安市以詩酒自娛  
僅循歲例貢成均以終著有員川擊壤集家貧不能付梓  
存於家先生豪飲善高歌又好譚兵多材藝至於琴奕瑣  
屑技擊拳勇皆其所諳鍊其英颯伉爽如唐荆川一流豁  
達善客所與遊無間少長皆懽洽酣嬉淋漓而不厭每秋  
冬之後禾稼旣登田空埜曠輒持銃率諸少年行小獵歸  
而沽酒割鮮論功行賞以相樂見者比之灞陵李將軍蓋  
惜其不遇而老奇材於空山也其氣象風趣誠非章句中  
人矣猶憶嘉慶某年以楚氛之警恆將軍統軍過境屯邑  
之北郊先生乘醉入其營將有指陳遇裨將某研詰之察  
其被酒而奇其狀貌邀致幕下沽酒縱飲與設行陣事盡

懽遣之歸亦奇遇也其疎脫每如此先生雖絕意科名其  
成就後學較諸前輩爲最夥一時邑中名下士率出其門  
墻及晚節撤臯比後遇有後進粗可成就則勤拳懇款道  
之如不及愛護之意出於至性及先生之歿士類盡然如  
太山之失仰者不獨及門諸子也銘曰  
嗚呼厚予之質而重爲之室使之鬱湮以就卒此天道之  
難悉也將安致詰嗚呼先生其古方山之儔乎否卽今日  
之鄧弼

思菴高君基誌銘

高君諱某字仲明號思菴大翁秀三公國子生劇嗜讀書  
績學未售鬱鬱卒卒之日君年僅垂髫賴兄變代任家政



而君與季卓仍力學冀以慰先子遺志君性聰慧自未弱冠爲文已燦然可觀嘗從學蒲城和君立本和故夙儒具藻鑑時爲邑學博士雅重君名傾一時同輩無不折節君然試輒不利鬱湮久徧遊諸老前輩門卒受知於邑令德潤圃先生以嘉慶壬戌縣試拔置第一遂於明年癸亥充邑博士弟子員越三年丙辰歲試高等餼於庠時年已三十矣旣以伏案積勞神思索冥引例納貲貢成均未及仕而卒按高氏於邑爲著姓族多聞人獨君高曾皆未顯自秀三公篤志縑緇未得志其子孫率皆好學可成立蓋公於余爲婦翁遊其家塾屢與諸子姓輩相切劘謂不久當蒸蒸起乃君旣以中歲夭折季卓亦頗工文頻躡風簷

捐貲入國學君之子士珍弱齡入庠勤於鉛槧及君歿家務叢集無餘閒難望其卒業一門之內皆志學而性復穎悟卒鮮大成以爲前人光不亦重可惜也哉久蓄必發是其在後之人矣君生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得年 旬有 元配成孺人繼配賈孺人子四長某嗣兄變次士珍皆成出次某次某皆賈出卜吉道光二年三月十三日葬於高家峽祖塋之次銘曰志學之純胡鬱抑其弗伸吾善明其因嗚呼火以傳薪不於其身是將在乎後之人

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某字某其先平涼洛城人父諱某字某隨



其尊人諱某者客秦安讀書有大志爲邑先達党修齋先生所賞識嘗指語人曰王氏洛城右族觀生器宇真不愧名家子因諷籍秦安後因目疾竟以諸生終某公二子長諱某不壽次卽先生也先生幼讀書有聲就試州縣輒翹然出同輩上顧數奇終以不售或勸之貲入國學圖進取夷然謝之最後於院試中文已脫稿起如廁而學使突出嚴加呵詰令默寫原卷旣謂具此才華當釋褐已久豈猶混跡童子中者人非頂名文卽傳遽面棄之由是廢帖括學足跡不出里巷者二十餘年終日危坐雖劇寒暑未嘗有倦容非親舊至或子弟有所請泊然閉口至累日先生於世味中絕無嗜好自幼至老未嘗以家計盈朒動其念

初太有養子某頗鍾愛之先生怡怡無少間及後析居族中長者執言義子無受分例無已當以什二與之先生不可曰宗祧不可亂吾以異之於墓阡爲已足分物短長何足計吾不忍傷先子意也卒與伯氏嗣子鼎分之平時里黨借貸率不存簿籍爲人償債積數近千金有負逋二百餘金者一旦出其券毀之顧謂兒輩曰畱此陳物汝他日多事端耳隣舍諸生宋某貧不能納婦出貲爲娶鄧氏女遂延其宗祀嗚乎先生天資醇粹其讀書自命迥非章句俗儒所能窺識徒惜其工文滌不遇於時而盛稱其輕財嗜義爲鄉里之最此殆不足以盡先生也歲丁卯微疾數月忽呼兒輩掖歸正寢衣冠危坐如平時而命進酒連飲



不輟兒輩勸止之笑曰勿須慮率汝浮躁終無以識此等處有頃舉杯大聲曰接兒輩接杯已逝矣嗚乎此足以識先生矣二十餘年間足跡不至里卷者其歸著於此稍露矣時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先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享壽五旬有四元配王氏先先生卒葬北郊祖塋之次繼配安氏子四長某早卒次永配承伯氏嗣次永熙俱王孺人出季永思安孺人出孫男二長配出次熙出孫四三俱熙出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北郊新塋之首銘程明道終日危坐識此意者誰耶嗚乎先生人徒欽行義之甚高烏識心源之難窺耶世之褒衣博帶者何纍纍耶而斯人不與於膠庠可不悲耶

姪女趙孺人墓誌銘

孺人爲余再從兄東溪公之次女幼負至性未笄遭母喪哭泣餘踊皆暗合禮經年十九歸太學趙傳綸時其舅柱石先生已謝世事姑石太君暨趙如君皆盡歡妯娌之間閭閻如也而與嫂成孺人尤婉順畢生無纖芥之嫌於其卒也成數爲慟絕後每語及輒流涕親族傳誦以爲美談初孺人伯兄傳經之長子某年二十而傷次子定定甫週晬而羸弱甚舉家惴危孺人乃與夫子謀以所生庠序者寄體於伯兄以慰其意而已育定定爲其子歲後定定豐碩始各還所生如初嗚乎其用情周至振古罕聞傳綸誠長厚足多如孺人者亦可謂賢矣則成孺人之痛惜不虛



也孺人溫淑寡言遇諸姪輩無異所生雖子女遇舉亦溫  
諭無詆諆聲然性介意有不可終不能奪也趙氏故豐裕  
服御鮮美孺人念母家寒獨從儉嗇每遇珍膳輒託故不  
食或佯作屬饜狀人覺之強相逼則泫泫泣下衆大駭怪  
研詰之終不語人乃漸悟蓋以厥考咬麤糲終身已飫甘  
脆弗能忍故也嚴冬徧家皆裘裳以卑孺人孺人則履置  
之未嘗啟筒視長短何若終其身如是嗟哉趙氏以家範  
著吾邑柱石先生昆仲咸以孝行被旌獎有媳如是固宜  
獨怪吾家生子類癡頑如豚犬然美材如此乃出巾幗中  
不得長養倚任培門庭之福其可惜也已孺人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六子男一庠序太學生

娶廩膳生李振玉之女女三長許配邑庠生李振玉之子  
餘未字孫男二長某次某孫女一某年月日葬於某處新  
浙右 銘曰汝質之粹也念親之肫摯也嗚呼家之瑞也  
子孫而繁昌兮繫汝澤之漸被也

顯考承德郎荊州府通判府君行狀

嗚呼府君之卒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距去冬  
十月初一解組歸抵家期歲有餘日正使不肖輩朝夕環  
侍母少違供笑語以娛殘年亦僅期有餘日耳嗚乎尙忍  
言哉先是府君歸田厭囂塵卜築南村別墅盤桓其間不  
肖照奉母率妻子及亾弟愛妻子侍左右而不肖燾別居  
邑中每晨趨村問安歸卽茫然如途人者乃至府君垂卒



遂如此嗚乎此實不肖之作人不敢飾辭以自解者也府君卒之前三日精神如平時不肖等掖步中庭忽顧不肖命之更迭宿其側嗚乎府君之沒府君其知之矣懼驚不肖等託爲長宵無寐備夜話以安其心府君生兒如豚犬猶顧惜如是不肖燾之襍被如旅宿尚得奉含襚於府君者皆由府君詔示非不肖之自爲也嗚乎痛哉難自立於人類矣府君諱于果字碩亭號審巖舊籍隴西明初始祖諱仲智遷秦安一經世其業高祖諱道傳曾祖諱楷竝諸生祖諱州彥號潛菴歲貢生贈文林郎教學有聲邑中名士宿儒多出其門潛菴公二子長諱瀚歲貢生仕定邊訓導次諱涵號洩源諸生初贈修職郎晉贈文林郎洩源公

六子長諱于棠以拔貢仕府谷教諭次諱于梁歲貢生有文名次諱于桂諸生次諱于梓次諱于棻季卽府君君自幼穎異年十四倣莊子文作白鶴辭一編奇辭奧旨見者驚詫咸以神童相目十七入庠以詩賦古文噪於時學使楊雁隅先生獨曰楊生若遇當以學術濟天下毋徒驚其華藻也然踈散非貴者相恐以循吏終乾隆庚寅舉於鄉乙未成進士王文端公奇其才欲特薦入詞館以家貧辭歸授書十年丙午出仕湖北長陽令歷任漢川枝江棗陽南漳穀城事充己酉甲寅鄉試同考官文俱第一故事廉官入棘闈監臨臚傳以所治爲次君治長陽次當最後輒第一益異數也嘉慶戊午遷荊州府倅君爲治一本經術



接物以誠精察之中不失渾厚蔽要囚支拒不輸供役誘之吐情謬謂公將貸而罪君怒叱彼法自當死給之引伏縱中無冤抑異日臨刑彼不能無恨卽我不得無憾也何給爲歲丙辰劉宏鐸倡亂其餘黨之未集者散布宜都枝江兩邑間與平民錯處其指引擒獲者在宜都駢首誅戮無遺育君宰枝江獨不可曰事少證據寧無挾仇誣陷者姑繫之以待究治時宏鐸據望佛山距枝城僅二十里而纍囚八百餘人集解庭人人惴慄懼生變君神志澹定不爲奪惟防守加嚴密後卒窮詰得被誣三百有餘人旣而大軍四集使星誼呼君備供張籌輓運支應無算旣竣事而民不知疲役嘗有驛馬斃於道居民齎食爲家丁某所

挾勒令入直備其子以償君廉得情密致其人至內署訊旣悉然後名胥吏及衆丁至則見一藍縷村氓伏座側皆大駭時夜二鼓不知所由來君從容問識此人否此傭兒償馬直者也某丁始悟跪伏地汗流如注君乃詰責衆事至如此若等內外百十人何無一白我衆蒼黃請罪然其地僻遠衆實無知其事者君鞭丁數十追貲贖其子而歸其發奸摘伏爲民剔弊雖戎馬之間不遺纖芥類如此後移棗陽南漳時有警羽檄旁午里閭晏然皆如桃源雞犬焉君官楚垂三十年以文學取重於制軍汪稼門先生清操見推於松竹亭相公而經術吏治尤爲吳槐江制軍所深器然皆相遇甚晚故卒鬱屈不得伸吳公之督湖廣也



在嘉慶六年時君以荆通判攝南漳公畧地過漳謁見次  
遽曰君老矣吾撫豫數年早知此間有君耳何尙鬱鬱久  
居此已乃曰心勞政拙他人豈復念君者陽城考下下固  
宜因令條列教養便宜事且如邪說旣作姦宄放紛保甲  
於今實良法惜奉行無其人君陳書千餘言大畧言從古  
無不敝之法此亦時勢使然非盡州縣奉行不力之故周  
之鄙師鄴長漢之三老嗇夫宋之什長里魁卽今之鄉耆  
保甲也古之職此者重其品望復其繇戍與縣令丞尉分  
治民事是以綱舉目張而教化易行也故漢文之詔俾三  
老率其意以導民蓋所以優禮之者至矣今則爲苦差賤  
役人思脫免追呼奔走且胥役之不若又烏能率意導民

哉保甲之任旣輕則一切教養之事悉以責之州縣編審  
之法久已廢格不行山澤齊民非訴訟不見官長上下之  
情隔閡不通此姦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僻也某以爲法  
者治之具法不能以自行必待人而後行州縣爲奉法之  
吏法欲其易避而難犯今則科條繁多惟薄書期會之爲  
急少有齟齬卽干吏議雖有能治之才願治之心不能自  
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爲自全之計然則所謂教養  
徒虛語耳試以一二事言之常平之法始於李愷其說曰  
粟賤傷農粟貴傷民審歲之豐歉而發歛之使民適足價  
平則止法無有善於此者北省屯糧皆計鼠耗常平倉穀  
獨無者原以每歲出陳易新價值增減足以敷補也今則



以州縣虧缺之故而嚴爲之禁出糶倉穀必先申報上官不報可而出糶卽以專壇論夫無論歲之美惡大約二三月間穀價較昂初春申報逮報可而二麥已稔價固已平矣此其不便者一出糶之時又必委員監視資餉率猶屬小費夫倉穀一出入必有損耗所報價值或有浮冒此亦勢使之然委員知其如此挾持短長妄意婪索此其不便者二所得穀價解貯司庫至秋稔時又復請領出入之間亦自多故此其不便者三州縣苦其煩難不敢輕言出糶以致倉穀鼠耗霉變日有損折而不顧也夫商賈居積不盡厲民州縣視年豐耗以平市價縱使少有贏餘要之於民有益於事無害此劉晏所謂私用無窮而官物堅好

矣乃多方拘禁使貪者冒於法之外黠者巧於法之中而廉貞者重足柴立聽其損折而後設法彌補非累民卽累身此亦法之可議者也權鹽之法昉於管子顧其事煩瑣可以行之一國不能通之天下漢以下不可考唐之鹽法但於鹽場設官收買轉鬻商人聽其所之無餘事也至北宋之季歲課不敷迺至抑配編戶擾民殊甚今行鹽雖有網地而無抑配之累法至善也至於查禁私鹽例稍密矣律曰私鹽事發止理現獲人鹽註獲鹽不獲人者勿追獲人不獲鹽者勿坐蓋盧其展轉攀指株累無辜也宋之法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獨禁法根究來歷乃致妄引平民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



延犴犴充斤經時不能決龜山先生固已極言其弊矣今例載私鹽至三百斤以上須究明買自何處承審官含混完結卽題參議處州縣獲鹽恐干功令非以多報少卽寢置不問是立法以禁私販而私販滋甚其理然也其他類此者不可勝數於實政非有裨益徒繁文耳夫漢之三老皆能率意以導民今州縣反不能自行其意此吏治所以日就喆窳而不振也某愚以爲法者因時損益方今之務其一切無謂之例悉爲蠲除令州縣寬然有餘專以教養斯民爲急務法簡則省事省事省則官易辦官易辦則吏胥可減吏胥減則擾民者少夫齊民力田服賈其所以自謀口食者不必官爲經理官不擾民而民自足矣編審卽不

可復州縣以時問其疾苦懲其奸慝其習俗旣久驟難轉易者勤加誠訓靡以歲月而令其自化耳目所不周然後輔之以保甲之法仍宜優禮獎勵以觀其效不必限以歲月夫役滿則退謂其苦樂不均也今且優禮之獎勵之去其所苦責以分治但令其人足恃又何年限之拘哉其分管界內二三年中如實地方宜謐盜賊衰息應如何賞錫之處定爲成規以示鼓勵如此而民不丕變俗不淳美者此眞州縣奉行之咎也然溺職者少而堪其事者已多矣吳公深爲激獎知可大任用進君間所欲君對他無所欲惟思歸沙市沙市者荊州通判所駐也公知爲冷官訝問何爲君曰某老病已不任驅策旦夕思歸故汗漫言之不



自引嫌直以累年任軍需事未清結願得養病間曹俟一  
了此卽行耳公不懌後每接見問如初而君意已決爲之  
歎惋而已八年癸亥移署穀城山縣事簡臥治一載而吳  
公去楚君遂歸沙市荆屬訟爭猶謁謁捨令來就君求直  
揮之宛轉不肯去庚午移疾歸自六年辛酉至此荏苒又  
十年羈縻而已非君志也凡君所涖士民愛戴皆以佛相  
呼邪匪起長陽大府以君前治長陽著惠愛由枝江激使  
招撫君籃輦深入無所逗撓雖燎原難撲尙皆指君相戒  
約輿蓋所臨輒避去及劉宏鐸起宜都官軍徵餉道繞出  
賊巢莫敢往君親帥捍屢摩其壁壘酋渠相顧亦無傷君  
者居平清儉惜物力非其分一介不妄取自軍興凡辦裝

治具前後用金數十萬而身無所私每上計會手簿籍輒  
自刪滅家人白實無浮冒則曰爾曹爲市獐所買豈知耶  
復令我買上官耶初松竹亭相公由伊犁將軍被謫軍南  
漳君與縱談天下事相得甚歡諷君偕與入都圖進用以  
疾辭一日昧爽君擁被未起欻然一人入臥內透屋圍視  
徧撥衣笥及書篋嘆喏曰數十年宦囊盡此乎哈哈笑不  
止君驚視之松公也訝問所自來則由馬廐便道入乘不  
意以窺密也乃索紙題門額作澹然二字以表其操今墨  
蹟尙藏於家云後公去漳憐君貧畱千金爲贈君念受之  
無名而素重公風節難固拒俟其行具文白上官竝納其  
金佐軍儲其後謝病不能歸賴粵西陳笠帆方伯故從學



於君走介致贖若干金乃得歸君學淹通多識自星歷樂律下至陰陽術數莫不究悉解組之前三年以穀城任內失察書吏被議詣省垣會亢旱自兩院下走禱羣望暴日中久不驗君抵書所善陳與菴推陰陽之故與所以宣洩之方言之甚晰今存文集中與菴名元京安陸府丞以才器重上游卽上其書制府時稼門汪公制兩湖覽之驚曰希世鉅儒也亟呼君面談以盡所蓄公素簡重少許可自是每見君嘖嘖贊譽不絕口本年丁卯值鄉試囑令分房以目昏固辭亦必供職闈中資咨決中丞章公謂君時被議例不當入闈公不許竟以君爲內收掌亦異數也其賞識如此著有十七史箋論未卒業改史漢箋論所爲詩文

不畱稿不肖等掇拾得什二三存於家性和易蘊藉不以已之長病人識者評其文謂與唐宋作者相上下而平生衡文無苛論惡說人陰私與不肖輩論古今或妄有指摘輒痛斥在官以清節聞遠近未嘗薄人貪汙貌圓滿若神鬚垂胸某令孫公每指語人曰觀楊公鬚髯皆拂拂有書香氣生於乾隆十年正月初一日距卒享壽六十有七不肖等謏陋無以誦清芬又君宦遊不以家自累不肖等往來秦楚間未得常侍左右謹據見聞所及粗述梗概仰希當世鉅公先生鉛槧餘閒賜之觀採如邀墨翰之榮結啣銘感歿存弗誼







憶舊詩 并序

養老 詩

中夜口號

雨餘漫興

津陽薄遊為覃居士小畱

官舍感懷

宿終南山

曉發終憶舍姪廓基

汨荆關

望遠行

戊午長安別張生素儒名浴德

展舍弟墓

甲子秋後見嬰粟花有感

介石詩集目錄終



介石詩集卷一

秦安楊 燾元魯氏著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孫繼曾復齋

輯編

頂鍼詩

誰言剛易折鍊之繞指圓碎窩如蜂房纍纍取次鑄鑄窩  
母太淺太淺持難堅鑄窩母太深太深質恐穿淺深貴得  
宜質薄難兩全

示姪

叔世攻詩書發念在功名此風吾不喜言之恐非情汝才  
故拙鈍汝質尙脆誠事貴得其本不望汝聰明吾家况衰



甚聰明無一成守汝舊面目庶有生機萌顛木乍茹葉根  
木必含生此意慎持守此理無變更

### 懷蔡大滌

蔡子故奇士塵市跡如埽荒園曠無人誰與暘懷抱啄泥  
惜鷹饑伏櫪悲驥老百爲須及時致身苦不早吾爲蔡子  
言莫須恨枯槁此中有至味浮雲何足道聞君少壯時於  
此頗探討吾亦此中人與君共相保

### 捫蝨有悟

蝨自生我體一氣所孕滋血脈既相隔痛癢不相知虧我  
以肥汝殺汝我何疑釐然成汝我利害各分歧我在天地  
間如蝨附人軀何以相流通得與大化俱萬物渾一體殺

機永捐除淵然含此意春光滿太虛

### 示諸弟子

朱邑吏桐鄉身後托遺民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人讀書  
每至此撫卷感區區人生重氣誼得此心不孤吾無民社  
責鍾念惟吾徒未識百年後誰其俎豆吾

### 送舍姪還家

乍見真如夢相看重可憐到來纔五日別去更三年貧賤  
難爲客行藏欲問天家母行年七十四矣初擬親赴文安  
止因遣姪通信諭以精神尙強囑勉畱一考關山空跋履  
乃許告歸傷哉貧也進退首鼠一飯三驚關山空跋履  
誰唱草鞋錢姪於數千里中繭足相就至僅五日而幡然  
况盡知之矣遂計日子之資斧其衣敝履穿不  
能畧爲改易相送出門行色抖擻淒斷肝腸矣



余今年四十有七矣白鬚蕭騷頽然已作老人狀遇榆塘先生輒踣屣手快  
譚傾靡無異十二三歲時益先生暨余諸昆景炎彥承輩自幼交最洽同時相  
與徵逐忘形骸者十數人皆邑中雋異之士每良夜佳晨聚飲劇譚間余以童  
鳥之年鳩車竹馬過其旁先生已特青目殷然降德爲小友數十年來披襟領  
契余且由齟齬以至衰白而先生容貌起居視疇昔時若不甚相遠余由是  
相對油然忘先生之老而竝自忘其衰也嗚乎余於先生其真忘年之交哉

憶余齟齬年謬隨長者後爾汝渾無猜忘年訂小友荏苒  
四十春徵逐不覺久顧我婉孌姿奄忽成自首而公顏豐  
腴神色更抖擻問公何以然可告知已否公聞笑熙怡遲  
迴不開口既乃爲余言攝養誠非偶晨起正衣襟明窗對  
淨几細楷類蠅頭每朝書數紙傍晚遶村墟徐行四五里  
如此日爲率於今歷三紀不作非分求胸中無憂喜不作  
閉門居百骸嗚腴理君問攝生方吾其聊云爾肯哉先生  
言聞之應唯唯吾衰不足慮請事斯語矣

### 養老

家貧何計慰衰年說到良方一灑然莫厭路長惟緩步不  
嫌夢少是遲眠讀書有得神仍王應事無心力較圓昨夜  
牀寒衾似鐵負暄却早日當天

### 中夜口號

抱影蓬廬志未平寒宵夢短壯心驚百年枕簟終何益萬  
古乾坤寄此生烟月朦朧沈萬壑朔風颯爽到三更而今  
却憶髫齡事曾笑窮途阮步兵

### 雨餘漫興

茅簷埽却枕書眠不是山僧也似禪樵徑人歸蓑帶雨夕  
陽鳥語樹拖烟磬聲雲外尋蕭寺帆影牆頭識釣船宇內



紅塵難灑落柳花飛向小池邊

津陽薄遊爲罩居士小畱

樹擁江波綠雲妝繡嶂春竹扉多向水山鳥不離人野老  
聞嘉客漁舟罷釣緡歸來茅屋下盈案進菰蓴

官舍感懷

庭際動迴飈颯然透窗紙所被狐與貉淹忽涼如水此地  
近南國沍寒乃如是翹首望秦山恨然淚不止有弟年十  
四家計竟以委枵腹出蓬門破袖迎風起逡巡向郊園霜  
葉懷抱裏襟短頻遣落手龜難自理借問欲何爲而不恤  
隳指高堂有慈親聊以溫席耳吁嗟爲母者寧不愛其子  
困頓使之然席溫心已死顧我何人斯乃曳紉與綺裂絮

滿庭除不得分貧里

宿終南山

征路何時盡客行怨未央

謝眺句

暮林風有色寒夜月無光

野鬼燈前竹啼猿嶺上霜荆扉編不密落葉到繩牀

曉發終南憶舍姪廓基

西北一翹首蒼茫見野烟三秋惟憶爾五夜不成眠樹擁  
寒山日石鳴危磴泉詩情方踴躍汝未在吾前

汨荆關

水宿何曾慣烟波一望賒船風寒透骨岸月淨籠沙夜靜  
看山鬼燈餘聽曙笳客情當此際不必更思家

望遠行



孤城落日寒侵衣  
敲牕殘雨和夕暉  
模糊林巒埜鳥飛  
極目不見佳人歸  
思佳人兮不可忘  
嗟余望之陟高岡  
天接遠樹雲蒼蒼  
酸風射眼空斷腸

戊午長安別張生素儒名浴德

十里垂楊咽暮蟬  
清秋作別恨纏綿  
幼年爲客誰曾慣  
孤影度關倍可憐  
隴坂雲深須下步  
石橋霜滑莫加鞭  
嶺頭何處頻迴首  
知憶愁余望眼穿

展舍弟墓

涼風薄古渡  
秋氣滿巖阿  
草蟲寒不語  
抱葉墜清波  
地上霜雪苦  
不勝地中白骨  
奈寒何  
甲子秋後見  
嬰粟花有感

東籬菊盡嶺梅遲  
此日孤芳更有誰  
汝是花中文吉水  
錯教人世喚虞姬

介石詩集卷一終

秦州天寶齋吳逢春書

楊俊紳

王明賢

刊



王明道  
謝以聯  
余以王行儼吳望春

介在詩集

卷一





